

微生活

亲情如酒

□靳义堂(宁夏银川)

弟弟突然打来电话:“哥,朋友给我送了两瓶酒,里面还泡着人参,说是已经放了二十多年了,你啥时候回来呢,我给你留着,你回来了喝。”

我知道,这种泡着人参的酒,度数低,价格也不高,弟弟把它看得很珍贵,要留给我喝,这是兄弟的情义,比任何名酒都宝贵,就对他说:“你留着,我回去了咱俩一起喝。”

过了一段时间,弟弟又打电话问:“哥,你啥时候回来呢?你要是暂时回不来,我把这两瓶酒给你快递过去吧。”

我说:“你别寄了,我过年的时候回去。”

离过年还有一个多月时,本想推到年跟前再回去,但架不住家人同学发小们天天催着回,我只好提前回了老家。

侄子开了个百货批发部,弟弟在店里给儿子帮忙,每天起早贪黑,搬货送货,劳动强度很大,只有晚上回来和我一起喝几盅,满面红光地给我说着店里的生意和村里的趣事,然后倒头睡下就打起呼噜来。我能看得出,他虽然很累,但很开心。

有兄弟陪我喝酒,我也很开心。在这方面,我自觉比李白幸运。李白“独酌无相亲”,只能“举杯邀明月”。我也比苏轼幸运,苏轼思念弟弟却难得相见,只能“把酒问青天”。而我却能和兄

弟每日对饮几杯,何其有幸!免不了也谄几句出来附庸风雅:举杯共话少年事,忘却两鬓白发。亲情化作杯中酒,两盏斟来岁月深。

小妹在县城开了个烟酒店,听说我和他二哥每天喝几盅,她就把各酒厂送给店里当样品的酒给我们送来了。我们每天喝着不同品牌的品鉴酒,吃着从小就爱吃的家常菜,那感觉真的不错,心中难免生出“人生几何”的惆怅之感,更加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寻常日子。

在老家待了一个多月,每天都在品味着醇厚的酒香、品尝着浓浓的亲情。

我回到银川没几天,又在微信上收到了侄子发来的白酒照片和留言:“伯,朋友送的好酒,给你留着,回来了喝。”

侄子的一片心意,让我心里暖暖的,我回复道:“好,给伯留着,我回去了,和你爸一起喝。”

我原以为,父母不在了,我对老家的牵挂也就放下了,今后回老家的机会也就少了。谁知这次在老家待了一个多月,却深深地体会到,兄弟姐妹和晚辈们的亲情,同学发小的友情,还有对故乡土地草木的依恋之情,同样是难以割舍、令人牵挂的。这情分,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化,反而像美酒一样,时间越长久,滋味越醇厚。



春光朗朗。摄影 刘威

四季

春来艾香

□卢永(宁夏银川)

在乡下,艾草是一种常见植物,村里人也称之为“艾蒿”。每年春季,几场春雨过后,艾草就带着苦味的香,在乡村的田野、堤坝、路边遍地生长。

乡下人食用艾草,不用专门去采摘。清明节前后,干农活时,顺手采摘一些艾草的嫩芽,用热水去涩拌入白面蒸熟,就可以食用。拌入白面的艾草,绵软清香。清明过后不久,艾草逐渐长高,就很少有人食用了。但即便如此,作为一种野草,它依然不会被人去除,这可以说是艾草独特的待遇。因为,在乡下人积累的经验中,艾草的作用实在太多了。

家乡流传的关于艾草的歌谣是这样的:“端午节,艳阳照,家家门上插艾蒿。挂丝线,戴香包,娃娃乐得蹦又跳……”每年端午节,村民们都会在门上插艾蒿。端午节这天,母亲会早早地拿出镰刀,割一些一米左右的长艾草,用红绸捆了插在门两旁。

在家乡,艾草还有一个神圣的名字叫“医草”。那年秋季,我上梨树摘梨子时手背不小心被树上的毛毛虫给蛰了,突然一阵火辣辣灼痛,不一会儿就起了一个大红包。母亲赶紧从门头取上几枝艾草,放在大锅里煮了几分钟,然后把灰黑色的艾水倒入罐子中,将我的手背没入其中热敷伤口,不一会,大红包就小了许多,疼痛也减轻了不少。

那一年,嫁在邻村的大姐第一次怀孕。临产前,村医院医生检查后告知大姐胎位不正,嘱咐她每日点燃干艾草,用烟雾熏烤脚上穴位。母亲寻得一大捆干艾草,每日给大姐熏烤。母亲说,别小看这株野草,艾草泡脚,滋养全身。蚊虫骚扰,点把艾草。家有三年艾,郎中不用来。怀着一颗好奇的心,我翻阅了一些资料,才发现艾草真如母亲所说,是个好东西。

时光

春水生处芹如碧

□彭晃(湖南长沙)

老河湾的春水涨起来时,总爱往岸上泼翡翠。那些水芹原是趁着夜半无人,悄悄从淤泥里探出头的。嫩芽蜷着,像婴儿攥紧的拳头,待晨雾一吻,便舒展成一把把碧玉雕的小伞。白鹭单脚立在水中央,忽然振翅,搅碎一池绿云。溅起的水珠滚过芹叶,把叶脉里的金线绣进涟漪,整条河便粼粼地晃起来。

我常蹲在青石渡口,看芹丛随水波俯仰。春水漫过脚背时,凉意顺着脊椎往上爬,惊起一身鸡皮疙瘩。伸手掐断一茎嫩芹,“啵”的轻响惊走游鱼,断口处渗出的汁水染绿指甲,空气里泛起微辛的清香。母亲说水芹是春水的舌头,立春刚过,它们便舔化了残冰,把地气暖的消息传给岸上的野樱。

采芹人腰间别着柳条筐,胶靴踩进浅滩,惊起团团褐泥。竹篓入水的刹那,惊走一尾银鱼,它甩尾劈开的波纹撞上芹丛,晃碎了叶面上绣着的晨光。母亲绾发的银簪在绿浪里沉浮,簪头褪色的绒花倒成了整片芹塘最艳的春信。

“带紫纹的嫩芹才经得起滚水。”她教我翻开芹叶背面,草毛上凝着的露珠正收集整个春天的倒影。岸边石缝里的野薄荷被踩碎,清凉混着芹香往人鼻腔里钻。蜻蜓误把竹篓当歇脚处,透明的翅膀被水汽润湿,在阳光下成了两片琉璃。

三爷爷的烟袋锅子常磕在渡口石上,火星子落进水里滋啦作响。“五八年春脖子长,榆钱儿没冒头,河滩水芹救活半村人。”他说那时连芹根都熬成了糊,根须里渗出的汁液甜中带腥,像掺了铁锈的糖水。可这草木最是倔强,创得再狠,来

年照样在春汛里冒尖。

去年开春河道整治,推土机碾过滩涂。履带卷起的泥浪里,我看见水芹雪白的根须在阳光下痉挛,像被斩断的龙筋。施工队的小伙嚼着槟榔笑:“野草知道个什么疼?”他们不知有些植物早把魂魄种进土地的血脉里。

今晨再去,水泥护坡缝隙竟钻出星星点点的绿。水芹贴着冷硬的堤岸生长,叶片瘦成柳眉,根须却拼命往石缝深处扎。蚂蚁列队搬运芹叶上的露珠,红蜻蜓在新生的绿影里穿梭,翅膀被朝阳镀成金箔。忽然想起祖母常说的:“根不断,春不绝……”

暮色漫上河湾时,春水浸透了胭脂。我拎着柳条筐往回走,筐底的水芹还裹着河泥的腥甜。灶膛里松枝噼啪作响,腊肉在陶罐中吐出油星,嫩芹入锅的刹那,白汽腾起三尺高。

焯过的芹茎愈发透亮,拌上蒜末香醋,入口是清苦后的回甘。蒸汽扑在窗纸上,把芹影拓成水墨——恍惚间满屋绿意流动,梁柱生苔,墙角窜出野芹,连瓷碗沿都绽开碧色的冰纹。

夜雨忽至时,我披衣推窗。老河湾在黑暗里起伏,水声混着雨声,奏一曲古老的谣。闪电劈开的瞬间,分明看见那些倔强的绿影正在雨中舒展,根须在水中张开成网,接住所有坠落的星光。

春水深处,碧色如诉。原来最卑微的生命也懂得把年轮刻进大地的掌纹,用柔茎丈量岁月的裂痕。当黎明再次漫过河湾,新生的水芹又会托起露珠,将破碎的光阴,凝成圆满的春天。